

卧龙生 著

迷魂百里

下



沈阳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暴虐淫威施 护花豪气逞 (1)
- 二、飞星斩血魂 凌伤迎厉野 (42)
- 三、宫主娇艳美 少侠风流情 (72)
- 四、少女逢魔劫 倾心相救人 (97)
- 五、花蕾遇风摧 娇蕊几残破 (130)
- 六、玉手摘星辰 铁肩担道义 (168)
- 七、九死余一生 虎口险丧命 (188)
- 八、诡谋助淫徒 浪子动邪心 (237)
- 九、伊人何憔悴 相思却为谁 (274)
- 十、祸起萧墙毁 事发东窗疾 (316)
- 十一、刀屠施屠手 剑客展剑威 (359)
- 十二、鸾玉陈玉体 凶暴残娇蕾 (397)
- 十三、鬼泣意迷离 魔狂神自守 (430)
- 十四、诛恶艺堪颂 惩凶技亦豪 (464)
- 十五、倩女吐真情 大侠装冷漠 (499)

- 十六、俱群英正气 出叛逆毒计 (533)
- 十七、春宵情意浓 绮梦神魂乱 (567)
- 十八、心迷难自悟 棒喝醒愚徒 (601)
- 十九、梦碎心亦伤 刃断身必亡 (640)
- 二十、绸缪艳闺娇 红帐暗生香 (675)

暴叱半声，“青玉箫”沙侗身形斜掠，手中那只三尺洞箫飞指活劈了锺开泰的萧月冕，“黑秀才”程崎南也疾扑而至，点钢刺伸缩吞吐，流芒若星，挟击合攻。

胡疏腾空而起，人在空中转折，“双刃斧”霍霍如电，接头盖顶便劈斩程崎南，刃风削劲，疾利无比。

啸声摇曳，却以极快速的势子自那头飞来，寒光耀眼中，万千拳大弧影穿流交织，急罩胡疏。

不错，“鬼旋风”史邦。

一条影子由下而上，猝然飞射“双刃斧”硬砍狠拚的直冲史邦。

“好狗才！”

史邦狂吼着，身形弯曲如球，一对“铁刺猥”溜体暴旋，却在光影映现之下，展身横滚，于是，“双刃斧”砍空，“铁刺猥”的光弧骤雨似的反卷过去。

侧跃数步的胡疏“过仁快躲！”

豁命攻史邦的人正是“震天十杰”中的易过仁，对于胡疏的惊告他恍若不闻，“双刃斧”起手如虹，冲着那漫空包卷的光弧切入。

瞬息间，钝器击肉的声响令人作呕的传来，那不是一响，而是密集的声响融合于一声，易过仁的身体立刻变了形，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扭曲物体。

司马俞的角柄宽刃短刀，便在史邦狠击易过仁的同时，飞射入史邦的小腹之内，冷电倏闪，史邦已嗥号着一头翻跌下来。

这是一种残酷的搏杀，以命易命，史邦的功夫卓绝，身手凌厉，不是“震天十杰”一二人所可抗衡者，因此易过仁便用自己的生命来套牢史邦的手脚，让司马俞争取这有限的空

间，连而宰杀史邦，求的只是个同归于尽。“黑秀才”程崎南挡下萧月冕，贴地翻滚，双刺似盈雪朵朵，急袭司马俞。

脚步微挫，司马俞的“双刃斧”挥霍强劲，猛拒程崎南，彼此俱是强攻硬截，一片剧烈的金铁交击声里，但见火星四溅，两个人全移了方位。

忽地，原已跼坐于地的史邦，猛然长身而起，一个虎跳扑上了司马俞后背，这位“鬼旋风”面目歪扭，形容狰狞宛如死鬼，他只一沾身，便使出混身力量，死劲用双臂勒住了司马俞的脖颈。

饱噎一声，司马俞壮实的身体立即后仰，他瞪眼如铃，手中“双刃斧”顺掌倒落，利用斧刃中间突出的尖锥，狠狠扎史邦的右肩。于是，史邦的面容马上变得更可怖，更丑恶了，他口中淌血，五官痉挛，但却仍旧发死力勒紧司马俞的脖颈，口鼻之间，还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“喘”、“喘”音响……

精芒闪烁，程崎南的“点钢刺”已十九次透入被史邦勒住的司马俞胸腹，钢刺飞快出入血脂之内，猩赤点点，红花遍洒。

一声怪叫，程崎南狂掠七步，他原先受伤的左肩，又是一片皮肉削落，胡疏瞋目出齿，状似疯虎般再度朝他冲了过来。另一边，当锤开泰刚刚倒地的须臾，“铁桨横三江”聂双浪方始一怔，那么准利的一股锐风已扑体而至，他尚不及惊异于这股锐风来势之快速强劲，双桨也已本能地倒翻后扬。

那股锐风的劲势犹在凝形未散，聂双浪的沉重双桨已经截空，他人往斜偏，“刮”的一响，左耳已血淋淋的飞向三尺之外。“一丈红”莫奇面对这边，陡然间神色骤变，扬手处匹

练也似的刃带暴射，口中却在骇叫：“楚凌伤！”

只是在口唇间吐露这三个字间的刹那，楚凌伤已倏闪而到，飞星斩在这三个字音发出的过程中，有足够的时间幻为雪片，化做光雨，形成流虹，那等势不可挡地卷向莫奇。莫奇的“软钢带”几乎不及收回，他拚命腾挪躲避，连翻带滚下，真个蹦跳如猴，狼狈不堪。

抹了一手的鲜血，聂双浪险些气疯，他嘶哑地连连吼叫着，双桨纵横，猛牛般冲上前来。

“卷云鞭”蔡锦一闪身摸向楚凌伤背后，长鞭飞扬又准又狠的挥向楚凌伤后头。就在同时，蔡锦猛的发觉眼前冷电眩映，他扬起的鳞皮侧勾长鞭猝然变式斜抽，“铮”的一声，一柄宽刀短刀被卷缠而起，弹撞于壁，几乎不分先后，一把“双刃斧”已到了蔡锦的后脑。矮身挫腰，蔡锦长鞭回带，“腾”的反撞斧刃，左掌腾飞，硬将来袭者逼退三步。

另一抹寒光又飞射而至，蔡锦鞭稍暴弹，击落来刃，只这一发的间隙，那退出三步的攻击者倏冲再进，斧刃斜起，这位“卷云鞭”的前胸便立时衣裂肉绽，打横多出一条尺许血槽。“杂种……”

尖叫着，蔡锦身形侧走，长鞭狂挥，极其勉强的阻住了袭击他的那两个人，冯正洲与严斐。此刻，楚凌伤在幅度异常微小的闪腾中，已让开了聂双浪的十六桨砍劈，他在对方第十六桨劈空的少顷，刀出如电，如石火掣映，聂双浪竭力招架，一只右耳又离了原位。

“一丈红！莫奇再也顾不得颜面与身份了，他一边滑溜的缠着对手打转，一边高亢地怪喊：“来人哪，姓楚的窝在这里打暗算啊……快来人哪，我们挺不住啦……”

大厅之内，“双绝剑”唐旭气急败坏地奔了出来，口中叠

声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姓楚的人在哪里？”随着唐旭的出现，“鸾玉阁”倾颓的门外，也有三个人缓缓地走进来，他们自烟硝袅绕中现身，不是奔或掠，那三个人只是非常从容缓慢地走进来。

差点被剑锋削落了头巾，莫奇缩头曲腰，踉跄后退，直着嗓子吼：“人就在你眼皮子上，唐老哥，你再不来，咱们这里怕都被姓楚的宰净啦！”

原来惊怒交集的唐旭，这时却突然面露喜色，更停住脚步，他的银黄两色长剑叉住地，目光越过莫奇头顶，模样十分恭谨的深深躬下身去。正被楚凌伤逼得左右绌提补救见难的莫奇，见状之下不禁怪叫起来：“唐老哥，你还不快上来帮一把？这边眼看就要被人家摆平了哇！”

突然间楚凌伤凌厉猛辣的攻势倏忍，宛如一阵急风暴雨的收敛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他身形一挺，人已站在六步之外。

满头血滴着汗的聂双痕，与筋疲力竭的莫奇，顿觉压力一松，好象卸下了千钧重荷似的，两个人喘着气，连脚步都有些摇晃不稳了。松快固然是松快了不少，但他们却不禁大感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，眼看即将得手的楚凌伤，为什么又在突然间退了下去？自然明白楚凌伤断不可能是陡起怜悯之心，若非怜悯，则又是什么诱敌？

那样一声冷厉渗着粗哑的嗓调，总算是给了这二位一个解答：“莫奇，算起来你也是个人物，怎的却这么个没出息法？”

莫奇与聂双痕立时回首探视，这一看两个人不由胁肩塌背，矮了半截，两张面孔全是一副既恫忌，又尴尬的窝囊像，冲着那开口的一位，莫奇期期艾艾地哈着腰道：“这可好

了，原来是前辈赶到，我们大伙可真是挺直脊梁的……”

那位“前辈”不是男人，是个女人，是个看上去估不透她四十岁的高大女人，那人不止是高大，更且粗壮，浑健结实得象一只水桶，像一头母牛，她肤色黝黑，浓眉大眼，宽直的长脸，厚阔的嘴巴，一副面容异常威猛，问题是这样的一张相貌，生长在男人项上就比较适当了，她却是个妇道，配上如此的面目，叫人第一眼就会产生一种怪诞与不调和的感觉。

这女人面目肤色虽然黝黑，奇异的是却并不粗糙，透着那等朗润健康的细致光泽，你甚至难以在她脸上找出一丝皱指纹路来，这大概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还有着女性味道的地方了。

她的头发乌黑浓密，用一枚经质镂花的发环套夹脑后；一身的黑色衣裳，脚下登着黑色布鞋，那双脚，乖乖，怕没有尺把长。

这女人的左右，也是两个正当“怪物”之称的角色，右边的一位，贵液精乾，身材矮，秃着脑门子，却偏偏穿着一袭袒露右臂的豹皮衣，模样说滑稽又带着那股实在不能令人兴起诙谐感觉的残暴气息，左边的那位，也长得不高，却结实得宛如山虎，混身肌肉突起，累累如累，套在他身上的那袭狂赤衣靠，几乎要被他强健紧绷的肌肉涨破。两个人的面目平板，不见丝毫表情，但是，眉目神态之间，却自然流露着那种凶狠粗蛮的野性，这股野性意味的浓重，仿佛凝了形般能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当他们三位出现之后，不但楚凌伤这边停止了格斗，他处的拼杀也纷纷住手，双方严阵以待，互为监视，而彼此片刻的休止，并非意味着任何和缓，只是一场更惨烈的血战前

引而已。

那女人没有答理莫奇的奉承，她大眼如铃般瞪着楚凌伤，好一会，才粗厉地道：“想来，你就是那号‘刀屠’的角色了？”楚凌伤肯定地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楚凌伤！”对方浓眉轩敞，重重地道：“姓楚的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楚凌伤仍然平静地道：“此时此刻，不速而来者如你，我当不会猜错，你是‘扫天星’胡花奴！”那女人——胡花奴冷冷地道：“倒有几分眼力！”

目光扫视左右她接着道：“更有几分胆量，姓楚的，看情形你乃是受命断后掩护反袭我方？”楚凌伤道：“并非‘受命’，是我自愿担当此任！”胡花奴暴烈地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是个十成的丧命差事。”楚凌伤萧索地道：“这个差事危险性大，不错，但未必然就会十成十的送命！”胡花奴大声道：“你敢顶撞我？”

不似笑地一笑，楚凌伤道：“不止是顶撞你而已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能期望我怎样来尊敬你的辈份？”

那边，莫奇叫道：“老前辈，姓楚的胆大包天，狂妄嚣张，竟敢不敬于前辈，若不将他生生剜剔，前辈威信怎存。”胡花奴怒吼道：“闭上你那张臭嘴，那一个叫你来接话把子！”

莫奇估不到竟会挨上这么一顿火辣又粗鲁的言辞，他大大一愣，一楞之后，又气又恼又怕又窝囊，恨不能自家一头撞死。胡花奴再持续道：“也已是一场好杀，姓楚的，你们这几个，大约豁出去了？”楚凌伤道：“心理上的准备是如此，当然，我们也更有活着回去的希望！”

摇摇头，胡花奴道：“只凭他们这干打前端的宝货，我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希望很可能实现，但是，现在却难了。”

楚凌伤缓缓道：“因为你来了？”

傲然，挺她那肥胖的胸脯，胡花奴道：“正是，因为我来了，姓楚的，其实我早来了，个把时辰之前我已赶来了，我正好负责捣你们这座大寨，唐旭他们不过是扎个前锋而已，我先时便知道，光靠他们成不了事，必得我自己下手才行！”

楚凌伤叹息道：“江湖上道行威名如雷，竟也甘受单铁翼利用，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？”胡花奴厉声道：“你懂个屁，要劳动我胡大奶奶，可不是简单的事，单老二出钱若是出不到关口，他岂能搬移我分毫？”

楚凌伤道：“天下之大，还有许多比利字更重要的事，胡花奴，你把你的名声节誉押在这一宝上，只怕是押错了。”

狼嗥般大笑一声，胡花奴恶毒的道：“楚凌伤你这个傻小子，楞头青，我胡大奶奶生平走的高山远超过你踩的路，世事经多了，世俗也就得之又透，人生百年，到头来一了百了，什么样的喜恶名节，是非好歹，全他娘是一场空，只有活着是真的，现实才紧要，到了辰光两腿一伸，管他娘什么千古留芳，遗臭万年，都是那干子活人的事了！”

楚凌伤沉重地道：“但是，至少要对自己的身心做个交待，对祖上的传续，后世的绵延都该仰俯得无愧，来这人间一趟，留不下清白，也不必留下污秽不可！”

胡花奴粗暴地道：“我个人麻烦也已够了，绝子绝孙正好干净，我爹娘生下我算他活该，我要怎么做是我的事，我怎么想更是我的事，拿人钱财，给人消灾，姓楚的，言归正传，今天也饶你不得！”

楚凌伤冷硬地道：“这原是你来此的目的，胡花奴。”此刻，唐旭小心翼翼地提高了声调道：“胡前辈，是不是立时放支‘红光火箭’，向单老大报警？也好多召集些人手来替你分劳？”

大眼一瞪，凶光唬唬中，胡花奴火辣骂道：“放你个熊！放‘红光火箭’托人求帮？你他娘的皮厚我尚没有你这样不要脸！”

唐旭早已摸清对方的脾气，一顿好骂下来，他不但不懊恼，反而陪着一张笑脸：“是，是，前辈在此，原乃万无一失，是我多虑了，多虑了……”楚凌伤懊悔地道：“早闻及‘双绝剑’唐旭剑上修为了得，不想这门子涵养功夫，更是炉火纯青，已臻化境！”

脸上热热的，唐旭怒道：“你少在嘴上耍俏皮，姓楚的，呆会就有你哭爹娘的时候！”楚凌伤轻叹地道：“便到了那时候，唐旭，也必不是由你的本事所使然！”

大吼一声，唐旭气冲如牛：“狂妄东西，看我活宰了你！”一伸手，胡花奴吼道：“大胆唐旭，你仗着你手上那两只真破铜铁，居然就敢在太祖头上动土？你掂掂你自己份量！”

唐旭用力吸了口气，退后一步：“前辈言重，如何处置，但凭前辈吩咐就是。”胡花奴大声道：“你他娘一边风凉，这姓楚的由我这边来收拾他，你们不听招呼不准沾边，现下有我在，你们会摆威风，先前那股子窝囊劲就忘了？真正不成气候！”

唐旭呐呐地道：“请示前辈，这其余的……”

胡花奴耐烦地道：“其余的只不过是些二三流角色，充其量空具一股傻劲之属，你们还不知道打发？棘手的货交给我，剩下的就好吃多啦！”唐旭忙道：“是，但候前辈领先，我们即行动手。”

没有再理唐旭，胡花奴打量着楚凌伤，眼珠轻动：“本来，我还以为遇得上金寡妇了，如今那婆娘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却也不算落空，拿你舒发舒发筋骨倒也是够得上份量的

一块材料。”

楚凌伤泰山不动地道：“你多少把自己估高了点，胡花奴恐怕我这块料不是令你舒发舒发筋骨而外，说不定出乎你的意外，会叫你在舒发舒筋骨而已，更搭配上些别的消遣！”

胡花奴哈哈一笑道：“当真？姓楚的，你当真认为你会有这个能耐？”楚凌伤道：“我一直就不曾对我的能耐有过怀疑，胡花奴，因为那不仅是口头上的认定而已，我有许多年苦练的实际来做保证！”

胡花奴束在脑后的长发抛动了一下，她裂开嘴，现露出她上下两排阔大但整齐又洁白的牙齿：“打一见到你，姓楚的，我就知道你很有点胆量，果然不错，你是有几分胆量，然则，但愿如你所言，你的胆量须要有你多年苦练的功夫来支撑才行，我这就要看看，你这多年苦练的功夫，也已到了个什么火候！”

楚凌伤沉静地道：“不会令你失望，胡花奴！”胡花奴又笑了，但她这种笑的姿态却不能予人丝毫笑的共鸣，她道：“我有过许多次不曾失望的经验，江湖代有人才出，这话不错，道上的硬把子比比皆是，尤其后生小辈之中，更有些不信邪的，在道上混，固然打发不易，但我却喜欢这样，我喜欢刺激，争斗，以及辛苦的搏杀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获胜，才是真正的胜利，经过风霜雨雪的果实，才更加甜美，我不要人家认为我自捡便宜，不劳而获，我拿到的代价，必须付出同等的精力方始允可——姓楚的，你得叫我多耗点神。”

楚凌伤道：“你会满意的，胡花奴。”双臂环胸——女人采取这种姿势原是极不雅观的，但胡花奴一朝摆出，居然却相当切合，看上去并不扎眼，她八字分站，大列列地道：“光听你说，我仍不能相信你的斤两可与我互做掂量，姓楚的，我

他娘比一道大菜，在你尝到这道大菜之前，有两味小点心得先由你品试试，若你消受得了，没说的，我他娘大菜侍候不误。”

楚凌伤双目扫视，道：“两式小点，大概就是你身侧左右的这二位了？”

胡花奴道：“说得好，姓楚的，可想知道这两色小点的名称？”楚凌伤道：“料是如雷贯耳。”胡花奴大笑道：“好一副伶牙利嘴，然则虽不敢说叫你‘如雷贯耳’，也差不多能令你心里嘀咕，这两个宝货，穿豹皮衣的瘤鬼，是我的大师弟‘山魅’句木全，身子结棍如牛的这位，是我的二师弟‘流星’巴锐，怎么样？这二人对你来说，有没有点劲道？”

有没有点劲道？楚凌伤不禁暗里头皮发紧，那“山魅”句木全，人如其名，在云贵一带的山里，确确实实是个茹毛饮血、蛮悍又生蕃的山怪魅客，而单凭蛮悍，也不见得就能扬名江湖，令人闻之丧胆，这句木全除了蛮，除了悍，除了过着野人一样的原始生活，还另带着打家劫舍，掳掠烧杀，在他留居的山区里，他就是土大王，是坐地的二皇上，不论在哪一行哪一道，哪个秘密码头的人物，但凡进入他的地盘，一旦经过，就没有法子囫圇过，若是舍不得钱财，便得舍下老命，三山五狱，一视同仁，他既能如此硬吃胡抢，便可见他本身的条件更是何等霸道了。

“流星”巴锐，在川黔一地的“盛誉”比起他的师兄来不遑多让，巴锐却不是占山为王，他是主动挑拣目标，专门以绑票为业的勒索行家，在他们那个圈子里，巴锐乃是拔尖的高手之一，不仅在川黔，便是临近各省黑道之属，姓巴的也是爷字辈的大人物，他号称“流星”的来由有二，一是他的身手快愈电闪，动作迅捷非凡，二是他行事犯案快速锐利，瞬间

即做了断，绝不拖泥带水，在他手上的买卖，现银子拿得又特别快，可是，由于他的急切逼迫，冤死的肉票也就相对的增加了……
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这两个人，全是典型的江洋大盗，强取豪夺的匪类，名气固然都不小，楚凌伤却怎么也想不到他二人会和胡花奴扯上关系，这关系且竟是艺出同门的师姐弟。

斜睨着楚凌伤，胡花奴一只眼睁得大，一只眼睁得小，皮笑肉不动地道：“看来姓楚的，你对我这两个不成气的师弟有点头痛？”

楚凌伤道：“我清楚他们的底细，他们全是黑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”胡花奴嘿嘿笑道：“说起来，你和他们乃是一样的出身，可惜彼此遭遇的时间不对，同行不能相逢，也算是他娘的憾事一桩。”

楚凌伤道：“恐怕你错了胡花奴，我和你这位师弟，从那一端来说，也扯不上出身相同。”胡花奴扬着一双浓眉道：“你也是黑道中人是是不是？”

楚凌伤道：“对我而言，重要的是个人的良知，寻求的乃是义之道，黑白两路我容身之所，亦皆非我容身之所，只要不违背天理，不逆反纲常，顺乎人伦，谨守节操，出身与派属并不是绝对重要，换句话说我从不注重某事根由，更不拘限那一边，我论的只是我认为该论的，这就好了。”

眨了眨眼，胡花奴似有所悟：“娘的，怎么你在这方面的想法与我颇有近似之处？这倒十分新鲜！”

楚凌伤道：“大概你我的想法仍有分别，胡花奴，而且分别不小！”胡花奴愠怒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楚凌伤直率地道：“你是纯粹的利己思想，本位观念，你不管什么侠义绿林两道，只论

你个人的喜恶与自己得失所关，顺之者虽佞妄亦朋，逆之者便忠良亦敌仇，这和我对人对事的看法相径庭，是而我们之间并不接近。相反的，差之远矣！”

胡花奴这次却心平气和地道：“你说得很有点道理，但是，我认为我们两人基本的原则一致，那一道那一流全去他娘，只拣我们能够接受的去干，‘接受’的看法虽然不同，彼此行事的脾胃却无异，姓楚的，够劲道。”

微微耸肩，楚凌伤有些无可奈何的啼笑皆非，这位“扫天星”真叫喜怒无常，令人捉摸不定，此地此刻愣是要在打杀之间卖弄这番“友善”，委实搞不清她到底起的哪门子主意？

一侧的唐旭，看到胡花奴和楚凌伤居然谈得颇似“入巷”，生怕这个老怪物生了二心，冷汗泛泛中，唐旭赶紧胁肩呵道：“前辈恕罪，前辈恕罪，都是我唐某人冒失，一切但听前辈作主便是！”

哼了哼，胡花奴一摆手：“瘦鬼，咱们领了人家的银子，就半点马虎不得，你们看，只稍稍多说几句话，就有人给咱们拿言语啦，你辛苦一下，好歹做个交待吧！”

那“山魅”句未全点了点头，声音低哑沉闷：“师姐放心，我便拿姓楚的性命来堵姓唐的嘴。”

若是论到江湖上的名誉及身份，“山魅”句未全并不见得能压下唐旭，唐旭受胡花奴的气乃是无可奈何，但句未全的疏落他却大可顶撞，问题是如今皆属同一阵线，谊为党援，且在强敌对峙之前，实难冲突，更重要的是，句未全并无可惧，不可忽视的乃是句未全是胡花奴师弟的这个事实。

吸了一口气，唐旭硬把满肚子的怒火压住，他冷冷一笑，昂起的脸上一片木然。

句未全慢步走出，一边移动脚步，两条精瘦乾细的手臂一边不停挥展活动，那种煞有介事的模样，看了委实令人好笑。

凝视着对方那两条可怜的宛如枯枝般挥动手臂，楚凌伤却并无半点好笑的感觉，他心里有数，对方这只是个障眼法儿，真正的，突如其来的杀着，只怕不会出自那两条瘦臂上。

青森的光芒宛如一抹冷电，冷电目眩中“当”声震响，一人已到了楚凌伤头顶。

这时，眼尖的人方才看到一条细若小指的三尺乌黑皮套，索端系连着一枚拳大钢锤的玩意斜撞石壁，又在火花闪烁中反回来。

不知句未全的这件要命家伙是何时射出的，又是从哪个部位射出的，亦不知楚凌伤的怎生拦截的，用什么武器拦截的，只是这么“当”声交击，形势即已另有演变了。

人在楚凌伤的头顶，句未全手中握着一把长三尺五寸，上尖下丰而宽如人掌的三角形矛刃，精光闪泛，仿佛流动着波波蓝莹莹的冷焰。

楚凌伤脚步半步不移，右手伸缩恍同石火爆现，那样美妙的弧轮便一圈又一圈，一层又一层的涌凝，瞬息间将那波波冷焰排反于四周。

双臂一抖，句未全直冲而上，却在身形拔起的一刹，猝掣四脚，复又倒翻至侧，一个楚凌伤肩背之后的死角。

“飞星斩”像是生有眼睛，像是能够吸嗅出某一种气息，锋刃切割空气，看见的只是一抹光束的流幻，自一个倒曲的生硬角度，却去势优美的暴飞而出。

句未全手上的矛刃猛翻，迎接那抹光束，然而，光束却

在陡然蓬发为十六条青莹的芒矢，矛刃挥舞中，句未全一个踉跄了出去，裸露的肩膀上清清楚楚并排着三道血口子。

“喳喳”一挫牙，句未全身子往下一矮，正待再朝上扑，胡花奴的声音已经严厉地响起：“得了，你给我退回来”。

这位“山魅”之称的山大王，闻声之下丝毫不敢抗逆，他一言不发，仍旧面无表情地倒退而回。胡花奴望着站式有如山挺岳峙般的楚凌伤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好身手真是好身手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有很长久的一段时光没有看见你这样高明把式了，告诉我，你是跟谁学的呀？”

楚凌伤淡淡地道：“我师父领我入门，教给我用刀的要领，然后，我花了余年的时间来学习磨练，又花了这半生的岁月来融会贯通，我的进步较快，因我一向是以活人来试刀。”点点头，胡花奴道：“难怪这把刀在你手里也跟活的一样，好似你身体一部分，刀玩到你这种火候，就和不用刀差不多了。你的刀与你的肢体，你的心意，几乎是连接在一起的么？”

楚凌伤道：“我知道，练刀的人，或者练任何器械的人，终其一生，希望的就是这个境界。”

胡花奴道：“很不容易，你也已具有如此的功力，但我不能向你道贺，而应该道一声可惜，因为凭你这般身手，成之为难，眼下更得毁于一旦，委实是憾事！”

笑了笑，楚凌伤道：“这件憾事不一定能够形成，胡花奴，我的刀很快，特别是在危难降临的时刻，它会更快，而且它将有許多奇异的变幻来拯救它的主人，某些情况之下，会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，它已不止是一把刀而已了！”

浓眉掀动，胡花奴的声音已经带了火气：“我不会忘记你方才伤了我的师弟，姓楚的，你切莫以为我师弟的血肉价格